漢聲

法門信條
以義義國信
以忠誠報國
以義俊節行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Vancouver Publishers) Ltd.

武翰林

白三郎

【續拒】男左右各有一個小圓孔。即分別插入兩枝紙煙。煙管是一個全身圓筒。上裝兩枝長短煙管突出。長管直上約尺許。一後來改短一項端略曲。就是吸煙的嘴。短管略插入煙斗。煙分為是全身圓筒。用以盛煙絲的。兩枝紙煙筒。裝煙絲之後。給紙煙插入燈火。煙管之內。還入適量的水。插煙時。在煙斗中裝入煙絲。再拿煙管的紙煙。當紙煙插入煙管之時。均應紙分作兩部份。裝手處形如鴨嘴。各人又稱之曰鴨嘴煙管。該兩部份。一是整個煙管。一是煙分為兩部份。一是整個煙管。一是煙分為兩部份。紙煙筒則裝入煙分。整個形式。比二馬車節節等多。而見不為稀罕。因二馬車均煙管。而上列有裝置。要有用法那邊均。那尤為名貴。所以富有之家。常常二馬車而不足為奇。當在十年前。水煙筒裝很盛行。而多者起久所用的官話煙管。在水煙筒吃香時候。裝務自然十分發達。傳至多者的父親去給店務的。經常有方。從發女國為國。年中後利概賣了。多者的父親曾是一個古老商人。而他的頭腦發達新。他說為一般讀書人。多數愛買學習。現非發達之道。非能買武。事不可。而見習武不止可使身體強健。更能武藝外面。所以他除自己學習武之外。當多者少年時。他叫他日間讀書。晚間練拳。多者讀書的光景。那是一位留學德國的合設師授能的。多者學練拳時候。光景等在西門光者。滿師時。曾說過下指能練。故下人多習武。因之時所有許多武館設立。教練他是職人。多者在光者等大館等館。日間功課完畢。晚上在書房每一間武館學拳。他性好拳學。自然有用工。可惜這位教師。沒有經驗本領。多者所學者。能是花拳繡腿人類。中看不中用吧。

多者的父親既好武。又好拳學。能。當時師傅之是極盛。保鏢護女武術。當時多試。明中之者之姓名。學練彩拳。關於一種鐵線。多者的父親師友說練。即又與人不同。他給買必對。並且經習武場。不買文場。親人知他愛好武術。不以為然。他為嘆之多要致力武功。不可荒廢。但多者天資聰穎。雖然父親要他不拘十分注意文學。而他的文學。知能有幾人之處。所能一聚或名理。

多者對文學有深造。自然「而應試。親有父親不希望他能戰勝文壇。也沒有不往而試之理。就是在無意後中之中。他居然一試而捷。青一鳴而驚人了。翌年應舉試。又奪魁武狀元。中了一名舉人。

方先覺衝陽脫險記

（翻譯達者無發者）

當他們被俘後。班禪的大家發他在在輪始。日軍寫了報復。寫了幾項。大兇殺殺殺者第十軍苦戰四十七天剩留下來的負傷官兵。

可憐三千多負傷的弟兄。都被日軍逼迫的繞死。同時嘉嘉滿天飛。這是方先覺發現後已無投降。

在衡陽失守的那一天。日方說通過了方先覺降頭的命令。並且列舉了投降條件的要求。八月十日。日方小原輕蓮來到了一條「投降談判」的情形。總整指揮。者有多事。雖然這個意報中有時間能點。有人物對話。為在這書裏上的繼續所能說有遺漏。但是的政策十軍曾經苦守衡陽四十七天的時間。大家都不相信日方報道來所說的一切。

果然。事實證明了這是他們的一事「詐惡」。方先覺說開在歐家廟的天主堂裡。第一天他沒得到一滴水和一碗飯。從第二天起。每人分得一個飯團。維持生命。一天 天的過去。從八月八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已有三個月了。三個月的時間是不算長。但在兩禁中的他不知。中間曾有幾次政府的日籍翻譯吉丸。秀日本中國抵達軍司令班後來來說。

方先覺又驚奇又疑惑。他很明白日本軍閥是沒有這種的。什麼事情都是等騙的。不誠意的。這次吉丸到來。決計沒有好事。但他是傳被別的部家。又怎能夠經過不遠之者的來說呢？但吉丸對方氏表名客氣。而且表示無分敵視。說話從容處說到班長。從抗戰說到和平。漫無頭緒。最後方氏提名等的。這裡一趟說了幾天。他才把來意說了。所來。原來他是來勸方氏。要他出任「先和軍」的軍長。方氏是一個忠貞不二的軍人。他一命地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他怎能接受吉丸的勸說呢？氏是。經過思考之後。便提出許多明知日方不能答允的反要求。藉以拖延時日。一方面設法在暗中謀劃脫險的方法。

化裝逃脫飛空重慶

開禁的日子到了。敵人的特務漸漸影地來。方氏便設法的部署妥當。決定了冒險脫逃的計劃。原來在方氏設法的時期中。英勇的第十軍軍官化裝逃出的大有人在。逃出的軍官和鄉村中的游擊隊組織有了聯絡。最後密佈置了保護方氏脫逃的一切。是可乘的虛隙。可逃的時間。都暗中代為安排。並且設法地通知了方氏本人。

十一月廿日。寒雨連綿。衡陽已是變冬的天氣。十九日 天色陰霾。逃走的時機到了。方先覺部署下的高級參謀彭克貞兩人。化裝了一下。偷偷地走到天主教堂的高牆。設法通過高牆。翻越牆頭。再由教堂後。兩人與向衡陽西面張家灣走。到了游擊隊軍應援的地帶。他們才算到保護。算是離開虎穴了。

（未完）

狀師何啓的軼事

香港的律師。有律師與狀師之分。狀師於辯大律師。以示為一般的律師有別。凡在高等法庭（名稱大法庭）審理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祇有大律師方有資格出庭辯理。一般說來。狀師均有資格出律師更難。國內他的事業和資格都比律師不同。在早年的香港。祇有兩個中國人曾在英國獲得狀師的資格。無論香港高等法庭在英登記。可以執業。雖然高級的民刑案件。是祇留中國大律師。一個就是何啓。

他本（後來改到海南政府做官。改名為伍廷芳）在香港獲得律師的專職。不久就到內地做官去了。因此何啓事實上是當時本港有資格執行狀師的唯一中國人。一般人通稱他為狀師何啓。

物以稀為貴。因此當年香港人對於何啓能獲得狀師資格很為重視。那時香港總督和軍部要聘請。他在立法局會議上。便請何啓特別加以讚揚。他說：何啓博士能在英國研究法律學會獲得最高的受學。實在是香港市民的光榮。

何啓當時曾任香港立法局委員及華人代表多年。英國又向他頒發了勳銜爵銜。他在一九一四年逝世。有兩件事情至今還給香港人留下了印象。

一是坪石屋在宋王台古蹟。當時有人在宋王台的要山腳山坪石。發現古蹟。何啓在一八九八年八月間。應九龍居民之請。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保存宋王台條例議案」。呼籲保存古蹟。當時獲得通過。並由公家撥款建築圍牆。樹立石碑。禁人攀山採石。後來保護宋王台的條例通過。他的公家撥款建築圍牆。樹立石碑。後來保護宋王台的條例通過。他的公家撥款建築圍牆。樹立石碑。禁人攀山採石